Wenbi 散文

乡居散章（选二）

■张国谦

蔬果

墙角沟边四季花，
冬春萝卜夏秋瓜。
蒜葱佐料时时有，
美味天然属我家。

柿农

柿叶染霜秋色浓，
枝头红火闹灯笼。
休闲过客多称绝，
果贱谁怜少益农。

我在晓起

■杨坚

我在婺源只有一个上午的时间，我选择去看晓起古村。在我的感觉里，到婺源不可不看晓起。不说别的，就“晓起”这两个字，便有无限的诗意和文化内涵。晓起村始建于1200多年前的唐代，传说该村的始祖汪万武逃避战乱到达这里时天刚破晓，惊魂初定的他把家族安顿下来，大家问他这里该叫什么，他想了想说就叫晓起吧。在古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人们的生活规律，而拂晓即起，无论是秉烛读书或从事劳作，都是一种传统美德。

从婺源县城到晓起，大概二三十公里。晓起村分下晓起和上晓起。上晓起的祖先基本上是做官的，下晓起上代大都经商。与众多徽州古村落一样，晓起村也有着自己的辉煌历史，因此，这里保存着不少精美的明清古建筑。那个上午我一直徘徊在下晓起，这里有宝耕堂、振德堂和百忍堂等，这些大房子格局恢宏开阔，是典型的徽派建筑，来晓起看徽派建筑我认为三样东西不能错过，一是门罩也就是大门屋檐下的砖雕，这些砖雕经历几百年风雨沧桑留存下来，其质地堪比玉石，作为砖雕的砖块烧制得太硬或太软都不行，太硬易在雕琢过程中崩裂，太软则经不起风吹雨打。其实，晓起村这些房子门罩下的砖雕，已经突破简单的浮雕和镂雕工艺，亭台楼阁，人物故事和画面等，是如此的精美，不愧为中国砖雕一绝；二是大门口台基上石浮雕，无论是花鸟或动物，线条粗壮明快，寓意深远；三是房子里面的雕梁画栋，特别是那些窗棂屏风的精细处，展现出来的超高木雕艺术，让人叹为观止。

婺源旅游公司在一说明指示牌上说，这些雕塑写出了封建社会商人在悲哀与无奈中那执着的追求。我不明白，这难道仅仅只是人生悲哀与无奈中的追求？这些镌刻在砖头石块木板中的美好祝福及寄托，是泽被子孙后代的梦想和希望；这些精湛的雕塑，折射了当年徽商的成功和辉煌，以及他们对于未来生活的向往。

我徘徊在下晓起村，巷道里那一块块大大小小铺在路面上的青石板，不知历经了多少代人的踩踏，挑夫从这上面走过，孩童和妈妈从这上面走过，爷爷和太公及曾经的达官贵人也从这上面走过……光阴就这样沉默寡言砥砺着青石板面，使其筋骨逐渐渗出直至裸露无余。俯视着那些纠结在青石板上的淡黄色如老农手背上瘦骨嶙峋的石筋，我被深深震憾了！我想，这就是岁月的沧桑和力量！

在下晓起村，还有一大一小的古井，大的不足一米直径，小的不足半米，六七米深的井壁全部用青石嵌镶，井沿上青石被井绳勒出的深深印痕，如刀刻一样明显，这就是下晓起的“八景”之一，叫“双井映月”。此井历时千年，开凿于唐末宋初，我估计晓起村的始祖来到这里不久即开凿。大井饮用，小井洗涤，而且在大井上加上井盖锁定，清早打开后先检查井里的鱼活着没有，活着表示可以饮用。双井构造极为科学、安全和卫生，古人这些朴素的生活方式无不体现着人和自然的共生共处。

我没有想到，在下晓起古建筑之外，还有这么多古树让我遐想那些消逝了的时光。在这里任何一处山崖水边，我们都会与一株株古树不期而遇，尤其在村后的山岭上，数百株古樟、古枫和古楮林立，有的已经有上千年的树龄。特别是那株被村民称为“晓起神樟”的大樟树，一千多年了，依然枝叶茂盛，郁郁葱葱，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。当徽州的歙县、绩溪、黟县等古村落里的古树，纷纷倾倒在历史的战火中或毁灭在全民大办钢铁的年代里，下晓起的这些古树却依然挺立，有人说是这株“晓起神樟”的作用和保佑。我想，这个神明，应该是生活在这里的世世代代村民。

晓起，让我寻回了千百年的时光。

石头

Wenbi 小小说

■倪蓉棣

连安忠从老家雁岭镇回到北京，带回了一块石头。这块石头四十公分见方，土黄色，有一个面很光滑，它很沉，五六十斤重。显然，它不是名石、奇石、药石，只是一块普通的经过凿打的溪石。

妻子和儿子感到很不理解。的确，跑了那么远的路，而且还坐飞机，竟从老家带回这么一块沉重的普通石头，何苦呢？

连安忠却笑着说：“其实，这块石头并不普通，说起来，里头还有一个故事呢。”

于是，他讲起了这个故事——

四十年前，连安忠九岁的时候，一天他在老家落花潭玩水，不小心滑进了深潭。幸运的是，他被人救起来了。但救他的人叫什么名字，是哪里人，他和在场的其他人都不知道，只知道这个人是位中年汉子，那天他赶着一条牛，经过潭边的塘坝。而这位中年汉子救他上岸后，什么也不说，赶着牛便走了。连安忠的父母知道这件事后，便叮嘱连安忠，让他每天抽空去潭边的塘坝守候，一定要找到那位救命恩人。的确，这位救命恩人恩德太大了，因为连家三代单传，如果那天没有撞上他，连家香火恐怕就断啦！但连安忠在塘坝上连续守候了两年多时间，却一直没有再见到那位中年汉子。后来，他长大了，平时也没少去落花潭那里游泳、钓鱼、游玩，但他仍然没有见到那位中年汉子。再后来，连安忠考上大学，参加了工作，直至停薪留职前往北京创办皮装公司，因而再也没有机会继续寻找那位救命恩人了。如今，连安忠的父母已经去世，连安忠猜想，他那位救命恩人恐怕也不在人世了。但他心里仍然想着那位救命恩人。特别是近几年，他事业发展很顺利，成了大老板，他越发感激和想念那位救命恩人了。前天，他在老家，不禁又跑到落花潭那里去转悠。正巧，镇政府组织施工人员，动用多部挖掘机和推土机，正在改造落花溪，并准备填掉那落花潭，计划开辟一个工业区。连安忠感到很痛心，但他很无奈，只是对施工队的负责人说：“请你们帮助我，将塘坝上那块土黄色的石头挖出来，我要带到北京去。”

故事讲到这里，连安忠重重叹了一口气，对妻子和儿子说：“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要将这块石头带到北京来吗？”

儿子大学刚毕业，脑子很灵活，他抢着说：“当年，你在溪坝上守候那位救命恩人，肯定都坐在这块石头上，所以，你对它感情很深。今天，你将它带到北京来，是想作个纪念。”

妻子说：“你是怕我们忘记那位救命恩人，忘记故乡，所以想用这块石头来提醒我们。”

“你们说得都没错，不过，” 连安忠拍了一下儿子的肩膀，“我是带来送给你的。”

“送给我？”儿子吃了一惊。

“是的，送给你。” 连安忠说。

儿子嘿嘿笑了。

“你别笑，我是说真的。”安连忠神情严肃地说，“人家大学毕业了，要闯荡江湖，自谋出路，要吃很多很多的苦，可你大学毕业了，马上就可以进自己家的公司上班，而且，马上可以当领导，拿高工资，应该说，你是很幸运的。但你要知道，这一切都是父母给你创造的，更离不开我那位救命恩人的恩德，你要懂得感恩，不能忘了本。今天，我将这块石头送给你，就是让你记住这一点。”

“你爸说得对。”妻子也神情严肃地说。

儿子又嘿嘿笑了。

“你笑什么？”安连忠不禁皱起眉头。

“没什么，”儿子说，“我想起电影《疯狂的石头》，觉得很好玩，就笑了。”

“唉，看你想到哪里去了。”妻子责怪道。

“你不知道，这块石头放在我们家，就变得不普通了，明天我给它安上玻璃罩，人家肯定会把它看作大宝贝，小偷们要是知道了，说不定也会从四面八赶过来，拼命地爬墙头，吊屋顶，钻地道，为它发疯的。”儿子说着，忍不住哈哈大笑。

“这块石头放在我们家，为什么就变得不普通了呢？”安连忠没有笑，盯着儿子。

儿子想都不想，顺口回答道：“你是大老板，我们家有钱呗。”

“你……你觉得自己普通吗？”

“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儿子暗下脸。

“什么意思，还不明白吗？”妻子插进来说，“你出世在我们家，这是你的福气，你要懂得珍惜家，要懂得感恩，不要……”

“不要忘本，不要忘记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人，对不对？”儿子打断道。

“你说得没错，” 安连忠说，“不过，我想提醒你一句，这块石头让小偷发疯，这没关系，你以后可别让人家发疯。”

“你……”儿子瞪大眼睛。

妻子没吱声，她一脸惊诧。

乡村“糖人”

■黄小蕾

世上多的是名人，但是对村镇上的人来说，那些名人太遥远，太高深，太不好玩。村镇上自然也有名人，这些名人要有趣得多，他们提起这些名人，喜欢在他们的名字前面加一个字——“糖”， 叫“糖某某”。不管他们是否真是傻子，一旦成为村镇名人，也就是“糖某某”了。而且奇怪的是，一个村镇上最出名，最妇孺皆知的似乎也真都是些“糖人”。

凡是在村镇上生活过的人，他从小儿起必然或多或少聆听过若干个“糖某某”的故事。

老爸曾经跟我说起过一个“糖某某”，年代如此久远，居然“糖某某”的名字他还能脱口而出。关于他的一个著名掌故是如此说的——

有一天，糖某某去了隔壁镇，在一条溪边徘徊来去，几个小时盯着水底的鹅卵石，看得目痴神迷。村镇上的人大多天真，这个异乡人怪异的举止让他们实在好奇，一颗心突突突按捺不住。有人就问他了：“哎，你看什么呢？这水底就几块石头有什么好看的啊？”糖某某欲言又止，仿佛终于熬不住般地开了口：“你们真不知道？这么好的鹅卵石，在我们镇卖得可贵了，光这么一块就值好多钱！”听的人自然并不就信，说：“这破石头还要花钱买？”糖某某说：“可惜我就是缺条船，运不过去啊，要运一船去，还不赚死。”听的人半信半疑。糖某某说：“你要是有运过来，找我好了，我帮你卖！”完了还报上姓名，报上住址，由不得人不信。

隔了两天，隔壁镇的人还真运了一船的石头来了，还真找到了糖某某。糖某某说：“哎呀，太可惜了，你现在才把石头运过来。我们这边石头卖得贵，大家都把石头往我们这边运，太多了，现在都没人要了。”隔壁镇的人为自己的犹豫不决，错失良机深深懊悔，说：“怨我没财啊。这破石头运回去也没用，还重，不如就倒这河里吧。”糖某某说：“倒河里怎么行啊，不要被罚死！这里管得可严了，前几天有外面的人不知道，也倒河里去，罚得差点回不去。”“那怎么办，这么重，下死力运回去还没用！”糖某某非常真诚地说：“算了，算了，也怪我嘴多，害你空跑了一趟，你在我们家道坦（庭院）里随便找个角落，先倒下去再说。”隔壁镇的人把一大船的鹅卵石倒在了糖某某的道坦里，千恩万谢地去了。

过了几天，糖某某家那个破破烂烂的庭院铺出了个漂漂亮亮的鹅卵石道坦。

糖某某因为说谎话出了名，镇上的人见了他，就好逗他说谎话。有人遇见了他，老远打招呼道：“糖某某，编句谎话来听听啊！”“没工夫！没工夫！”糖某某挥着手一边走一边讲，“哪有工夫啊！白石水库里谁用雷管炸死了很多鱼，铺了一水库，我急着去捞鱼呢。”逗他的人看他走得匆忙，信以为真，也急急回家寻了好大一条蛇皮袋，赶紧往白石水库赶去。好不容易爬上了白石水库，谁知就是鬼影儿也不见，水面上也空荡荡的。这个人尚自怀疑是不是自己赶迟了，还去问守水库的人怎么鱼都没了，又说糖某某怎么怎么说的。守水库的人平淡地说：糖某某的话你也信？

真是不怕真傻，就怕装傻。装傻到了某个纯粹的境界，自恃聪明地把他看得透透地也要着了他的道，欲戏弄反被戏弄。然而，奇怪的是，小镇上的人并不因此厌弃他，说到他的掌故，个个眉开眼笑，哪怕自己就是其中被耍戏了的呢，也仿佛看别人的戏般的快活。这个也是糖某某的厉害之处了，他的分寸拿捏得总是这么恰恰好。

我小的时候，村里有个非常著名的傻子叫“糖阿中”，他仿佛是个蛮高大的男人，当然也可能是我当时年龄小，更把他看高大了。他长年替人拉煤球，总是看他拉着满满一板车的煤球打河边跑过去，然后一路唱着歌，高嗓大气，喜气洋洋，干活也唱，歇下来也唱，反反复复就唱一支歌，反反复复唱的是歌里的一句词：社会主义好，社会主义好，社会主义就是好！

有次糖阿中在河边洗板车，人们就别有居心地亲昵地问道：“阿中，你老唱歌干什么，唱唱歌能把女的招过来啊，都这么大了，还不叫你阿爸给你娶个媳妇？再不娶，就没媳妇了！”糖阿中便急了，回回都是认真地说：“谁说我没老婆，我有老婆！”人们更来了兴趣，必定是要继续问：“你有？那你说说她长什么样子。”糖阿中甜蜜地说：“我老婆有一根辫子！”人们于是快乐地笑了。糖阿中嘴里那个长辫子的女子就是她的妈妈，人们早就知道这个答案，但是他们需要他自己说出来。

聪明的人们逗弄糖阿中，并从中收获乐趣，奇怪的是这些在河边笑得开心的聪明人竟不堪岁月的摧折，纷纷老去，老得不成样子，只有糖阿中仿佛被时光所遗忘，几年不见，十几年后再见，好象还是当年的模样。

城上

Wenbi 图文

■郑亚洪 文\摄

老城关人说“城上”指的是金溪岸上的环城西路，路比对岸高出大概半米，站在城上看对岸有居高临下的优越感。三十多年前刚入乐清中学的那会儿，我常从城上走路去学校，初见金溪非常清澈，几座桥跨河而过，对面民居古朴貌，在水面上倒影重重。金溪河与对岸通井街相连的有两座桥，南面的叫水仙桥，东接水仙巷，北面的叫迎恩桥。水仙桥过去矮墩墩的，桥面由几块青石板相拼接，没扶手，走上去走下来都有坡度，过桥人需要一定勇气，现在的水仙桥经过改造后大变了模样，早已不再是一条可以怀念的古桥了。离水仙桥北首五百米上去是迎恩桥，从昏暗的通井街出来，迈上迎恩桥天宽地敞，还真有那么点“皇恩浩荡”的感觉。迎恩桥头停靠着去往城北黄檀硐的公交车，一天只发两班车，上午九点迎恩桥头站满了等车去城北的人。我喜欢站在城上看对岸，早上六点多的太阳从东面照过来，把城对岸人家照了个透彻，这时的光刚刚好，天蓝，山绿，塔白——构成乐清西象山的几个关键元素都有了。临水一带的楼房更是添置了水面韵味，从一楼上去到三楼的阳台均有白色的栏杆，它的一楼起步靠河面，所以安全起见也安了栏杆，其中一家写着“旅馆”二字，溪水虽然肮脏了点，但足以让人产生沱江边上凤凰古城的感觉。一位妇人从窗户里探出脑袋来，往城上眺望，与这岸的熟人打招呼，妇人的出现打破了沉寂的水上古民居。

一位男子一大早站在城上，眉头微缩，眼睛凹陷，眼神忧郁，鼻梁骨坚挺，上唇留有胡须，模样好像西域来的人，双手交拢抱在胸口，他在等车吗？他的位置在离迎恩桥公交车的停靠点不远。又不像，他的神态表露藏有一番心事，不愿意轻易显露出来。男子身后是金溪，对岸是陈旧的私人旅馆，典型的八十年代风格建筑，那天阳光太好了，将城上男子、金溪旅馆描摹得毫厘不爽，我带的是50mm“小王子”定焦镜头，退到离男子十多米的距离外，刚好将他与陈旧旅馆摄了下来。

牛娘

Wenbi 散文

■徐汝舜

早年农家有了自己的田地，一般都要饲养一头耕牛。一是用来耕田翻土，二是产生农家肥，叫“牛栏”。它同猪栏和人粪三项是农家主要的肥料。那时没有化肥，主要靠家畜、家禽的粪便。栏肥是牛舍和猪舍里铺设的稻草，经牛、猪粪便浸染、堆积、践踏，然后“出栏”，在仓房里堆叠，让其发酵发霉、变脆变熟而后成为栏肥。

我家养有一头“牛娘”（母牛）。黄棕色，牛角短促。家境殷实的人家，养的是雄牯牛。牛肩很高，如电视中西班牙斗牛的那种，威猛孔武，威风凛凛，牛气冲天，满身筋肉抖动有弹性，耕起田来轻松自如，小菜一碟。这种牛价高，一般中农、上中农人家才有。而我们贫农，买不起也养不起，只能买条小母牛。牠身单力薄。每逢耕田，牛轭套上肩头，就退缩畏战，耕者用竹梢猛抽，才不情愿地走几步。牛背弓得老高，眼露悲戚，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。走几步，停几下。耕不多久，就停下让牠吃些草料。真是“黄牛娘蚌落塘田——苦不堪言。”

我实在是个不称职的牧童，怪不得牛娘身单力薄。

每天赶着牠到溪边草地放牧。说是草地，徒有其名，草短得如硬毡，只剩一抹绿色而已。勤快的人家，都要到山上或田坎角落割长而肥嫩的草，晚上放牛棚中“吃小灶”，所谓“马（牛）无夜草不肥”。因为地处半山区，人多地少，没有大片的草地可供放牧，只有溪边一点点零星的绿地，不饿死已算万幸。故我家牛娘瘦骨嶙峋，只能在草地上作无为的咬合运动。我却脱光衣裤，泡进溪水中，悠哉游哉地嬉耍。有时躺倒在“石筑”上树荫下睡着了。一觉醒来，发现牠爬上田坎，正偷吃人家的水稻。哇哈！我又惊又怕，随手捡起鸡蛋大的石子掷去。约百余米距离，不偏不倚，正中牛头。牠痛苦地眯起眼睛，扭头跳回草地。中午赶着牠回家，只见牛肚瘪进，步履沉沉。察看刚才被击中的伤处，牛毛竖起、散乱，肿起一个大包。我动了恻隐之心，轻轻抚摸伤处，牠委屈温顺，眼角中闪烁着晶莹的泪水，似乎哭诉：“主人，挨饿的滋味难受啊。”

因是母牛，牠便有做母亲的天性与冲动。每到阳春三月，田野上苜蓿花开，遍地紫色。油菜花金黄。菜花嫩白。蜜蜂“嗡嗡”。燕子呢喃。正是江南春来早的季节。牛娘便发情了，这是一年一度的风花雪月，承担着传宗接代的天职。

烦心事接踵而至，牠走路慢条斯理，魂不守舍，食不甘味。在溪边草地里，痴痴地抬头眺望那几条雄性牛牯，张开大嘴，“嗷嗷”地叫唤。牯牛循声而来。开始双方主人拼命驱赶，棒打“鸳鸯”，不让接近。牠们绝食抗议，焦燥不安，相向而进，挡也挡不住。最后牧者妥协，还其生育权利。肆意过后，公牛力竭，眼光无神，复将前肢着地。这是农村孩童难得一见的性教育。

随后，牛娘怀孕了，肚子渐渐隆起，直至产期来临。临盆时，牛娘卧在新鲜干净的稻草上。母亲、哥和我三人陪侍在侧“接生”。先让其喝下鸡蛋酒等营养物品，长长力，然后密切注视其肚皮变化动静。慢慢地“生门”开了，露出小崽的头。家人帮助轻轻拉扯下，产下小牛犊。

牠会无比温柔地承担母亲的责任。牛犊刚一出生，牠便伸出长而肥大的舌头，舔遍牛犊全身，发出“嚓、嚓”的声响，似给牠洗澡一般。出牧时，蹒跚学步的牛犊，跌跌撞撞地跟在妈妈身边，围着转。牠不时让孩子吃奶，并慈祥地舔其各处，这就是“舔犊情深”成语的来历吧。在草地上，小牛犊歪扭扭地好奇地东看看西瞧瞧，对世间的一切都觉得新鲜有趣。旁边的大牛会欺侮、恐吓牠，象大人故意逗小孩玩似的。这时瘦弱的牛娘作河东狮吼状，弓头用短短的牛角捍卫自己的崽子，驱赶作恶的大牛。强大的敌人，在母爱面前落荒而逃。等牛犊稍大，也只能将其卖掉，因为我家实在没有能力同时饲养两头牛了。

我虽是个不称职的牧童，但对朝夕相处的老牛娘，也有一份相依相伴的感情。

牠是我童年的伙伴，很有灵性。夏日山雨欲来，我一声吆喝，牠似有默契地举蹄奔跑。扬起长长的尾巴，蹄声“得得”，跑在前头，老牛识途，共度危艰。牛身上还会生长一种“牛草蜩”，大小不等。成虫一厘米长，椭圆形，褐色，和黄牛同色，不仔细看很难辨别出来。它紧附牛皮上，吸血，吸得圆滚滚的。要及时将它揪出踩死，因为牛尾巴难以将其拍掉。还有一种牛苍蝇，又称“牛虻”。比蜜蜂大，两只眼球青灰色而凸出，非常凶狠。嘴象针管，能深入坚硬的牛皮内吸血。牧者常备棕榈叶制成的“蝇拍”拍打。冬天，喂以干稻草或干草。傍晚，则将牠牵出溜走漫步，活动筋骨并牵至桥头水圳里饮水。

一九五六年，对于我和整个农村，是个极不寻常的年份。人们还没有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，“初级社，高级社”，很快转入“人民公社”。田地、耕牛、农具等生产资料一律归集体。农户就近编成生产小队，出勤记工分，年终按工分分粮。整个社会由平和安祥变得莫名其妙躁动不安。我则随突然改嫁的母亲极不情愿地离开故园，告别了昔日的小伙伴和熟悉的乡亲，来到一个环境陌生而恶劣的四合院里，开始了噩梦般的日子。精神家园也随之垮塌。在失魂落魄中，我居然忘记了和朝夕相处的牛娘作别，看牠最后一眼！后来猜测，我家牛娘凶多吉少，牠不擅耕田犁地，只能充当人们餐桌上的一顿美味佳肴了。

呵，可怜的牛娘！